

日知錄卷之二十五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立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黎卽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

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為一人不
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劉昭後漢天文志曰司馬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則已覺其謬矣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此順非而曲為之說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為君或下而為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世聖人也而後人以為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為夔湯居亳而亳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

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

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史記殷本記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

咸當為賢字之誤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

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

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

當以巫為氏名咸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

賢父子竝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

咸之為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

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

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

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

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

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

也。周禮籒人九籒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

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

巫環鄭玄注此九巫皆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詔曰來

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

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孔安國尚書傳云巫咸

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辭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公以巫

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讓桑穀之災故云然許

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楚文所

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封禪書荆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

有靈者蓋巫而或以巫咸為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

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為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地理

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鹽水言巫咸以鴻術為帝堯

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醫是也。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

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

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至山海經海

咸而扁鵲則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為鄭也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左手操青蛇右手操赤蛇在

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注採藥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

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

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

在。注羣巫上下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

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為後人所假託

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十六年。殷

侯微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

居河上。而命之為伯。如文王之為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

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為神。天問。胡羿

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為實。以妻為夢。其

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

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水夷。一作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

恒都焉。水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水夷馮夷也。即河伯也。

郭璞江賦。水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喜注。引清

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為水仙。

是為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為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

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為河伯之妻。更怪。

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為兩人。大

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

巫為河伯娶婦之類耳。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淫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朱蒙

自稱為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真誥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

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

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

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爲水神湘夫人爲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

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處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竝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卽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

上公妻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

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

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妻竊藥而奔

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

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注天神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

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李善高唐賦注引

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維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

為伏羲氏之女漢書音義伏羲氏禽山啓母天尚之禊說

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啓母之妹今少室山而武后至封

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子文之第三妹

則見於楊炯之碑楊炯少姨廟碑曰蔣侯并州妬女為介

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諲之詩見小孤山之訛為小姑也歐

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黃氏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

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

也或曰易以坤為婦道而漢書有媪神之文郊祀歌媪神

媪者老母之稱於是山川之主必為婦人以象之非所以

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

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唐書高宗調露元年

九月幸并州道出妬女祠。其碑大曆中判官李諲撰辭旨殊謬。至有百

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

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滌，儀衛盛官府。頗怪祠

前碑稽攷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

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而即如字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

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滅，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

天不辭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

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

山。溪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

巷，社鼓村簫走翁媪。當時大曆十才子爭遣李諲鏡陋語。

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為婦人素像。武太

后時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

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為之配

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為泰山之女。後

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撰為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

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為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

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

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

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

歸灌壇。今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

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
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
母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
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
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
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
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
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孫矣
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
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
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
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
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
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
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
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
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聖親幸加
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
之事爾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
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漠島記曰廟中神妃

相傳為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為王以二相為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

二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

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

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

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

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

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

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

不以有天下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

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

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其頭

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

養性之術者矣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

年崩於彘其紀年亦與

竹書不合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

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

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

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衛輝府輝縣詩序柏舟共姜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諫故作今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者謚也非共國之共也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登終身不見一書去當時未遠為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之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容齋

三筆以為始自劉向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

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

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盜跖

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於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問亦辨以為誣於

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為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湖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

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

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

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

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

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

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

季夏取之柞櫨白故秋取之槐檀黑予嘗攷之心者天之

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

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

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

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

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

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

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

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

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

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

嚴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翹鄴中記

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

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

夕者乎予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

胥前者因為舉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嘗欲過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

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

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

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

日後世既已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安矣周舉傳云每

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

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

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

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

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

車輞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

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

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火惡陳

薪惡勞晉伏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

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

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

者鮮矣必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

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東晉初有王離妻

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

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姬年九十餘

以火治病多愈姬死以為葬之號聖火冢每陰雨見火出

冢門今號其處為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

巷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
司燧事漢書大鴻臚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
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

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毘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

城爲之阨。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旣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旣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旣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七年。非閔王。

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

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誌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風俗通已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

攷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

祖祖君彥爲李密檄文曰
祖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樗里子傳莊息莊忌莊助莊

青翟莊熊罷莊參莊躋莊芷淮南王列傳而獨有嚴君疾樗里子傳

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正義曰蓋嚴仲子嚴安鄧伯羔

謂安自姓嚴胡身之通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然漢

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

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楊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

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

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為嚴先生古今

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

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畧有莊春言琴王莽傳有

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

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息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

曰上言莊息奇下言嚴助史駁文嚴助傳作嚴息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而

此地為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

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攷右北平郡前漢治平

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

里有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攷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克論衡同。黃氏曰。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耨。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為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遜二兄求點。竝棲遯。求先卒。至是。翁又隱。世號點。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一
為大山猶為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

外婦之子也。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服虔曰外人主

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

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何

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

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

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關氏，於是上

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

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

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

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

竝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

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

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

且毛延壽特眾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

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

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
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勞師是奚施為弦高之友淮南子作蹇池而左氏傳不載淮南
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
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
為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
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
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
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攷之書曰啓呱呱而
泣子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
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左傳但言獲杞

梁不言獲華周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罍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
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
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
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

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誅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呂氏春秋蹇叔有子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按孟明視百里奚之子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豨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子路未嘗見夏南益衛南子之誤。傳記不攷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為後人偽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藥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為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為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

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為甯武子
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號君出見扁鵲於中闕
其時號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
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
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
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
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
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
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
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
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
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歲。

日知錄卷之二十五

初四日薄暮臨畢

是日同雲欲雪未雨

日知錄卷之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六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臯。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曾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

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代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說文山字下云田
使言可書相近

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
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
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
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
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趙世家敬侯元年
始都邯鄲成侯二
十二年魏惠王拔
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
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
爾

燕王遺樂閒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
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
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閒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
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

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
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
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
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
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每大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此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

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

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

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

得復在功臣之位卽此可知矣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絕奪在前者皆不與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竝存而未及

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

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

竝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

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

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

也當攷此竝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

史記田叔傳既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陸
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攷之文古人著書有
疑則闕之以待攷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是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

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
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
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
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
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
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
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
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

書者愈鹵莽矣後周書蠕蠕傳作茹茹惟
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
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
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
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
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竝在河南
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
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
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
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

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

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

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

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

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縹緲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山海經丹

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秣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

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

說也

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澁按

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

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其時暴勝之為

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

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

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阻之誤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

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按丁姬先

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顏氏注而并刪之

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

本志司馬彪所撰

其山川

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及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

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克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寃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徵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攷之名宣帝不應用之

或曰進卽賁字財貨也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

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

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庾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為長按漢書粲而不殊當作粲而不誅說文粲搃粲散之也從米殺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粲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士蔡字亦音素葛反後有善讀者倣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為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如古附庸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日附是會受莽封爵史為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

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
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
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
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表
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
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
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
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
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
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
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
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而先主未稱尊號。卽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
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卽位

之日知金 卷之二十一
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胤呂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往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

作史不立表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

治亂興亡之大畧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錄立助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攷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畧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

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誤。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八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弘矣。

史文重出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馬貴與文獻通考因而錄之不知其誤後漢地理志候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

此條重出

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鄆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

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

詩是為毛詩未得立。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

京氏尚書二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

戴氏春秋一公羊嚴顏氏。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

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為

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八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

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

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韋

貫之傳上即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

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

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

第三皇子諱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

子諱為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

黃門侍郎蕭諱為雍州刺史三月十五以中軍大將軍諱

為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

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奐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論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大平公主子薛崇簡等玄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克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

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

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唐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

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爲齊明宗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爲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爲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爲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爲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卽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爲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攷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
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或以公羊傳宰上
之木拱矣則墓亦
可稱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為宰可稱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
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
十年矣

顧纂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
封謝艾為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
廉入雒周顛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守
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
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

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弘光門焉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
觀門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宋初邵國又有輿肥如潞真
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
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
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
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
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
一卷之中自相違錯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
廣陵分之沛郡乎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疆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疆魏起漢北以漢強為諱故改云代強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無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譽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則為獸丘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溧渚之誤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

記范睢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戰國策作菱水索隱

曰劉氏云陵水即粟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

逢女子瀨水之上古溧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

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為

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

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

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姚察原諱文
改其直書
班彪之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耳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爲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家安民卒官世以神為祟按宋書孔季恭傳為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南史云瑛登聽事開室中有叱聲瑛厲色曰生不能與瑛至著瑛神于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

吳興既類表太守則不存之事

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為遭祟一以為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南史南史蕭猷本作淵猷傳為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為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

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鄩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為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冊府元龜言曰

部侍郎張招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修上其賜繒綵銀器并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一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為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畧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為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侯鯖錄曰方等者即周徧義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為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舊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

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舊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

詳有畧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

載於本傳及韋縉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

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為通事

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宣

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此二事已見於

新唐書糾繆今仿錄之

楊場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

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

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

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誦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月

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

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

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此說又見韋

暢之蜀道易而造為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

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

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

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為短今以六尺為長於他書未見

尺五今尺心長

馬燧楊收傳並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長六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詔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詔劉全諒

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詔按王維集有送不

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如詩鄂不蒙

當卽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為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

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詔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

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

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

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

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

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

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鎛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

舊唐書鄭綮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

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一
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
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
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
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
尤爲無識自是古史見鮮一偏其故傳其存碑疏及碑此家訓多不如史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
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
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
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
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

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
不入於勦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
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
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
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
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
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
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
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
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
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

時尙未有此州。尤爲無據。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口兵大起口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昂爲口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口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爲敵至以金鹵爲金敵。陳康伯王惟胡大寶傳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蠲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

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

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二代直道之遺

不獨元主之賢明也。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

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

時尙未有此州。尤為無據。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為一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口兵大起口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昂為口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口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為敵至以金鹵為金敵。陳康伯王惟胡大寶傳

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蠲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

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不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

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二代直道之遺

不獨元主之賢明也。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

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

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

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

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

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皆據其本史作文故不同為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劉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丞人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當傳俱出此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亦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謚之曰哀宗本紀息州行省謚之曰昭宗完顏

傳史從哀宗為定而食貨志未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白撒其與宋之二玉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三十七石林也三十一
九石林阿幸六
一不兩傳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
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二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
于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脩元史臣濂
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
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
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
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
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
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璘終始其事然則元
史之成雖不出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
于疎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

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
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
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
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
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
陞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陞
州預書為州者誤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
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范。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刑志直書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

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築慶路其時國號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八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以家次者如漢

賜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為周

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

已爲潛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尙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以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卽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畧千餘人。夫曰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攷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攷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卽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疆尙爲太子。亦爲未允。

宣紀本云幸雍
白紀則云幸甘泉
恐是如此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門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

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

河陰縣及河陰倉在今汜水縣河清縣柏崖倉在今孟津縣三門東

集津倉三門西鹽倉並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

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六

東都有又送納太原倉計太原倉雖屬陳州當在河北謂之北運自太原

倉浮于滑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

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

以通運關三門巖輪疑當作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

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漕水作廣運潭

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尙陸行十

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

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

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

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

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

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

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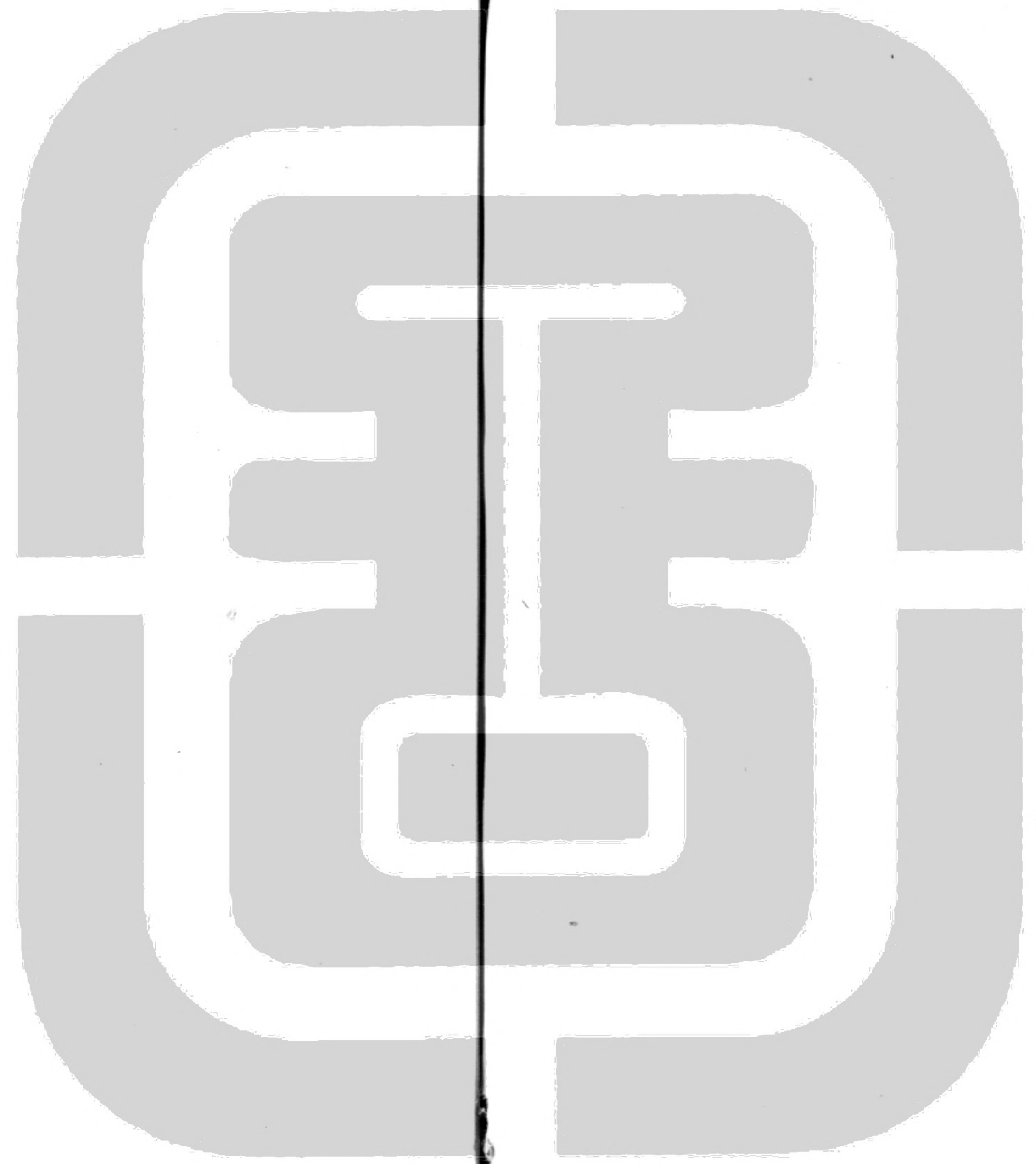
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

日知錄
卷之二十六
所以擢為中丞
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日知錄卷之二十六 初六日午畢

風烈作冷 甚日 潤 溫





書